

地心之旅系列（插图本）之三

地心王子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卢宇蓉◎译



TANAR OF PELLUCIDA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心之旅系列（插图本）三

地 心 王 子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卢宇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心王子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E. R.) 著; 卢宇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

(地心之旅系列之三)

ISBN 7-5004-3132-5

I. 地… II. ①巴…②卢…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621 号

14015/08

责任编辑	曹宏举	封面设计	草 尾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绘画	李 晋
技术编辑	李 建	文内插图	李 晋 吴璞之 朱 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7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幕.....	(1)
引子.....	(8)
第 一 章 丝苔娜.....	(19)
第 二 章 大灾难.....	(36)
第 三 章 阿米亚.....	(49)
第 四 章 娜塔丽.....	(66)
第 五 章 捕猎狄的人.....	(80)
第 六 章 爱的岛屿.....	(93)
第 七 章 哥萨人.....	(105)
第 八 章 莫.....	(117)
第 九 章 爱情与背叛.....	(128)
第 十 章 追踪.....	(141)
第十一章 葛蕾.....	(157)
第十二章 “我恨你!”	(175)
第十三章 阶下囚.....	(191)
第十四章 两个太阳.....	(205)
第十五章 疯狂.....	(221)
第十六章 黑暗的尽头.....	(235)
第十七章 奔向大海.....	(250)
尾声.....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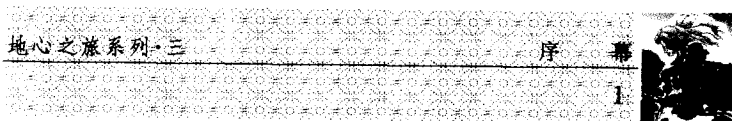
序 幕

杰森·格雷德利是个无线电“虫”。要不是他，大家可能就读不到这个故事了。杰森只有二十三岁，帅得让人嫉妒生气。事实上，他看起来可一点儿都不像“虫”，而是一个漂亮可爱、头脑清醒、年纪轻轻美国人。除了无线电，他还通晓好多东西呢，比如说什么航空学啦、高尔夫球啦、网球啦……

但是，这里我要讲的可不是杰森的故事，他只不过是偶然闯入了我的生活，并扮演了一个挺重要的角色——正是他引发了这个故事。所以呢，再多说点有关他的事，我们就先让他和那些二极管、天线、放大器待一边去吧。这些有关无线电的东西，他是无所不知，我是一无所知。

杰森是个孤儿，但幸运地继承了一笔遗产。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他来到坦桑那，买了好几英亩的地并因此遇见了我。

当杰森兴致勃勃地在购置的地盘上大兴土木的时候，他把我的办公室当做指挥中心，还常常跑到我的书房里去。当他新居落成，我也登门造访，来而不往非礼也。杰森把房屋后部的一个大房间命名为“实验室”。这个房间和整所房子一样，具有西班牙式美国农场的典型特征：安静，舒适。有时，在清风吹拂的早晨，我还会和杰森一道纵马驰骋于圣莫妮卡葱茏的群山之中。



杰森正在试验某种无线传播的新方法。为名声着想，对此我说得越少越好。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也永远都不会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太老了，可能是因为我太傻了，可能是因为我感兴趣——我情愿把我对无线电彻底而顽固的无知归咎于最后一个原因，不感兴趣。这样，可以使我挽回些面子。

因为杰森曾经告诉过我，所以我倒确实知道他正在研究的通讯方法借助于一种新发现的、无形的“波”——好吧，我们暂且把它叫做“波”。杰森说，最近的无线电老受到不明原因的干扰，为了检测并消除这些干扰，他设计了一些装置，没想到无意中发现了这种“波”的存在。原来，在充满整个空间的“以太”（一种一度被认为充满整个空间，可以借以传送光波的物质）中，有一种无形的暗流在涌动，迄今科学家们还知道这种暗流的运动规律。

为了利用这种暗流着的“波”动传导信息，他先在自己的房子里建了一个站，然后又在几英里之外我农场的背后建了一个站。我们就在这两个站上利用这种在“以太”中传导的奇特的波来通话。这种神奇的波可以穿越其他所有类型波和它们的中转站。它确实存在却又无影无踪，普通的无线电设备是根本接收不到的。提起这种“波”，杰森可以说上三天三夜，正是由于有了杰森的设备，我们才听到了惊心动魄的泰拉历险记（泰拉就住在地心帝国——帕路西德）。

一天晚上，我和杰森像往常一样在他的“实验室”里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御用大白菜”到杰森最喜欢的话题——“格雷德利波”。前面提到的这种“波”，已经被我们命名为



“格雷德利波”。

大多数时间杰森都戴着他的耳机，不和我说话。也好，与其像有些人那样没话找话，胡扯一气，还不如这样安安静静地，让我读点书，想点事。

突然，杰森取掉了耳机大叫：“让我们好好干一杯吧！”

“什么？”我问。

“我又听到同样的内容了！”他说，“我能听到人的声音，非常微弱，可毫无疑问是人的声音。真让人生气，他们说的话我一点儿都听不懂，不知是什么语言。”

“说不定是火星入，”我说，“或者水星人？”

他皱了皱眉，然后突然笑了一下，那种他特有的“闪电式”微笑：“或者是帕路西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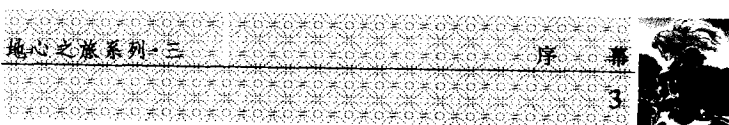
我耸耸肩，不置可否。

“你知道吧，我的海军上将（就因为我在海滩上戴的一顶帆船帽，他就老叫我海军上将）！”他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你的那些有关火星人和帕路西德人的故事，我可是字字句句都深信不疑。就像内华达山、圣乔肯山谷，还有金门大桥是真实存在的一样，我认为地球内部有着另一个同样真实存在的世界。比起旧金山来，我觉得我更了解位于地心的姐妹城——沙莲娜城。”

“在儿时的我看来，戴维·英雷斯和老佩瑞穿透地壳，直抵帕路西德的旅行没有任何不可信的地方。先生，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真的相信这些故事。

“现在你二十三岁了，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了。”我微笑着说。

“你并不打算试着对我说这是真的？”他大笑着问。



“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是真的，”我答道，“人们爱怎么想怎么想，但我也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吧。”

“什么呀，佩瑞的‘铁鼯鼠’勘探器能钻透五百英里厚的地壳？你明明知道不可能。你心里也清楚，没有地心世界，那里面没有奇奇怪怪的爬行动物和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你更知道没有什么帕路西德的皇帝！”杰森越说越激动。幸好他还有点幽默感，仔细一想，觉得自己这样唾沫四溅怪可笑的，也就咧开嘴乐了。

“我愿意相信有美女黛安的存在。”我说。

“是啊，”他附和道，“可是我很遗憾你除掉了狡猾的呼耶。他是个皮厚心黑的恶棍。”

“恶棍多着呢。”我毫不在意。

“恶棍能帮助女孩子保持心灵与外表的纯洁无瑕。”他说。

“怎么帮？”我有点迷惑。

“当女孩们被恶棍追求的时候，总是能学到很多自卫的本领。”

“胡扯，你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吧！”我责备他，“请你记住，我不过是个历史学家。如果少女们逃脱了恶棍的追逐，我必须如实记载啊！”

“您真是称职的史学家！”他一本正经地宣称。

杰森戴上了耳机。我也继续细细品味手中的书。这是古代一个谎话大王写的，他本可以靠此书读者的轻信大捞一笔，不知怎么回事却什么也没捞着。就这样，我们又静静地过了好一会儿。

杰森忽然取掉耳机，转身对我说：“我先是听到音乐了，



奇异而古怪的音乐，然后突然有人大喊大叫，我还听见拳打脚踢的声音、尖叫的声音，再后来是枪声。”

“你知道的，佩瑞说不定正在我们脚下的地心帝国里制火药呢。”我微笑着打趣杰森。他却挺认真的，有点不高兴地还击我：“你当然不知道，确实有一套有关地心世界的理论，已经存在好多年了。”

“是啊，”我答道，“我还读了不少有关的论文。”

“这个理论推测进入地球内部的开口在地球的南北极。”杰森说。

“还有好多看起来无法驳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我补充道，“深不可测的北冰洋的最北端有暖流、从北极圈里漂流出热带植物、北极光、地球磁极，还有爱斯基摩人世代流传的故事，描述他们的祖先来自一个温暖的、位于遥远北方的国家。”

“我倒想试试能不能在地球的南北极找着一个入口钻地球里面去。”杰森一边说一边又戴上耳机。

我俩又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直到杰森突然大叫起来。他激动地递给我一个耳机，说：“听！”我调整了一下耳机，听到了以前“格雷德利波”上从未出现过的信号——密码信号！怪不得杰森如此激动。因为除了他自己建的站，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站可以利用“格雷德利波”发信号。

“密码信号！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我既想扯下耳机，和杰森讨论一下这个惊人的突发事件，又想继续戴着耳机倾听。这两个念头都如此强烈，我快精神分裂了。

对那些复杂难懂的密码，我并不太在行，可是这次，我毫不费劲地就弄明白了：密码总共只有两个字母，三对字母



为一组，每组信号结束后会有一段停顿，就这样：“D.I., D.I., D.I., ……D.I., D.I., D.I., ……”

我看了一下杰森，他的眼睛里也充满了疑惑，仿佛在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信号停止了。杰森立刻敲击键盘，依照我们刚才收到的密码信号，三个一组地将自己姓名的缩写“J.G., J.G., J.G.”发送了过去。并不多眨眼工夫他就收到回信了——你可以想象到对方也是多么的急切和激动啊！

“D.I., D.I., D.I., 帕路西德,”这几个无声的信号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让我和杰森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我才说得出来话：“肯定有人恶作剧！”杰森摇摇头：“怎么可能是恶作剧？”这个地球上，除了我，没有谁能够接收和发送‘格雷德利波’，没有谁能有足够的技术设备来搞恶作剧！”

神秘的信号又出现了，这回不是密码：“如果你收到我的信息‘D.I., D.I., D.I.’请重复一遍。”

杰森沉思半晌，道：“说不定是戴维·英雷斯，D.I. 不就是他的姓名缩写吗？”

“戴维·英雷斯可是帕路西德的皇帝！”我说。

杰森没再说话，低头发送信息：“D.I., D.I., D.I., 请问您是谁？请问是哪一个通讯站？”

“这是帕路西德的皇家格林威治通讯站，我是阿伯纳·佩瑞。你是谁？”

“这是杰森·格雷德利的私人通讯站，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坦桑那。我就是杰森。”

“我想和埃德加·赖斯·巴勒斯通话。您认识他吗？”



“他正和我一块儿收听您的讯号。”杰森答道。

“这要是真的就谢天谢地了。可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话？”佩瑞问道。

我赶紧写了个条子给杰森，条子上写着：“问问他还记不记得他试制火药的工厂着火了，要不是他的火药太差，房子早就炸飞了。后来大家都说是因祸得福。”

杰森边笑着边把条子的内容发送了出去。

“戴维把这事说出去可太不够朋友了，”佩瑞回复道，“不过现在我相信巴勒斯真的在你身边了，因为只有他才能从戴维嘴中掏出此事。我有好多事情要跟他讲。你准备好接收没有？”

“准备好了。”杰森答道。

“那就等着吧！”

下文就是根据阿伯纳·佩瑞从地球内部的帕路西德帝国发来的信息整理而成。



引 子

自从我与戴维穿透地壳，进入还处在蛮荒时代的帕路西德，约摸有十五年了。可是，在帕路西德，太阳永远闪耀在天空，没有皎洁的月亮，没有璀璨的群星。人们不知时间的流逝，一百年就像一分钟一样短暂，一分钟又像一百年那样漫长。

当然，戴维已经重返地面，带回了许多文明世界的东西。我们有度量时间的设备了，可是帕路西德的土著居民反而不高兴。他们发现，有了时间之后，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和约束。于是人们联合起来抵制时间。你知道，戴维是个好心肠的人，也就顺从民意诏告天下，在帕路西德废除了时间。我觉得这是一种倒退和落后的表现。但是没办法，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废除时间后，又的确更轻松愉快。无论如何，你们在外面的世界就知道，每个人都是时间的奴隶，天天紧赶慢赶，忙忙碌碌。想一想，你也会承认，时间的确是个残暴的统治者。

在帕路西德这儿，我们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出去玩儿就马上动身走人，想到哪里玩儿就到哪里玩儿。我们也永远都不会变老。你知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可能我真的已经在这里待了足足十五年，说不定一百五十年，谁知道呢，反正无所谓。刚来的时候，我对无线电简直一窍不通，因为我本来研究的是别的学科。只是戴维从外



面的世界回来时，带了很多科技方面的书。我就用这些书自学了无线电，然后学以致用，成功地建立了两个通讯站。一个就在这儿，格林威治；另一个在帕路西德的首都。

可是，不管我怎么尝试都得不到外面世界的任何回音。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就心灰意冷了。当时我想，地壳太厚了，无线电波根本就无法穿越。我们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站也就在刚建成那会儿用了一次，以后再没派上过用场。帕路西德正处于石器时代，又怎么会用得上无线电呢？

可是有时候，我闲极无聊，也玩玩无线电。好几次都隐隐约约听到了外部世界的声音。我也觉得希望渺茫，尽管非常微弱，可也怪诱人的。所以，我着手改进调整设备。今天终于和你们联络上了，真是奇迹！能和你们说话我的确非常开心。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戴维遇上了麻烦了，他现在被囚禁在“北方”（反正我们把那边称之为“北方”。因为帕路西德没有指南针，无从得知准确的方向。）的某地。

他曾经设法让人捎回一个口信，提出一个惊人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话，让我向外部世界求援。说到这里，你们肯定有点迷惑了，还是让我原原本本把整个事情说给你们听吧。知道了戴维遇难的前因后果，也好想办法施行救援。

这事儿还得从战胜马哈斯人说起。马哈斯人曾经是帕路西德的主宰者。我和戴维来到帕路西德后，就将人类用的火枪和其他先进武器武装起来，还组建了正规部队。马哈斯人和它们那些长得像大猩猩的雇佣兵萨克斯人从没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打败了爬虫大怪物马哈斯人，还把它们粘糊的巢穴彻底摧毁。新的帝国诞生了。身为万物之灵



的人类第一次在地心世界的历史上，取得了自己应有的主宰地位。

但是，我们辉煌的胜利却为以后所遭受的灾难埋下隐患。

很长一段时间，帕路西德帝国所有联邦的疆域内，都见不着马哈斯人的任何踪迹。但是忽然它们又出现了。一小群一小群的，出没在远离人类聚居地的海边或湖岸。

它们自知大势已去，并没有给人类找麻烦；原来的雇佣兵萨克斯人也被全部打散，分别编入帝国部队的不同军团。总之，马哈斯人再也不能对人类构成威胁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想让它们待在人类的地盘。因为马哈斯人喜食人肉，单独行动的猎人说不上难以逃脱它们的魔爪。

我们想把马哈斯人驱逐出境，于是派了一支军队去对付它们。但是“先礼后兵”：首先跟它们谈判，说服它们自动地和平地离开。如若不然，人类会正式宣战，将它们彻底消灭。

萨克斯人也被派遣随军前往。因为在帕路西德所有的生物中，惟有他们才拥有第六感官，惟有他们才可以用四维语言和马哈斯人交谈。

军队很快就返回了，同时带回了马哈斯人凄惨的故事，引发了戴维无限的同情。原来马哈斯人是因为饱受残酷的迫害，万不得已，才逃到人类的帝国。事情是这样的：马哈斯人被赶出人类帝国的领土之后，另觅了一处栖息之所，打算从此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它们指天发誓，说已经真心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未有过任何野心想对人类发动战争来复辟马哈斯人的帝国。于是，在浩瀚的大海之滨，在人类足迹



罕至之地，它们过上了平平安安的好日子。可惜，好景不长。

忽然有一次，一艘巨大的海船靠岸了。马哈斯人立刻想起了它们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艘船——戴维和我一起造的。据我们所知那可是帕路西德开天辟地以来，海面上出现的第一艘船。听到这儿，我们就已经万分惊讶。因为万万没想到，除了我们，内部世界居然还有其他人类种族能够造船！更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马哈斯人确信，这些人类还有火枪！正因为有了船和火枪，他们和我们一样令人生畏，却并没有我们的仁慈和宽宏大量，而是极其凶猛残暴。对那些人而言，屠杀是一种最富趣味的游戏。

但是不久，这艘船就自动地离开了。马哈斯人大大松了口气，以为从此可以平安无事。很快，无情的现实打破了这个一厢情愿的美梦。大批船只到来了，满载着成千上万的敌人。他们嗜血成性，任意杀戮。身躯庞大、行动迟缓的马哈斯人毫无还手之力。不得已，它们逃离了自己的新家园，向人类帝国的领土退避。残忍的敌人却步步紧逼，见一个杀一个。就这样，一直将马哈斯人赶进了人类的领土。在帝国的庇护下，它们才得以幸存。

刚听完军队的报告，北方的边疆传来紧急消息——那里正受到一批陌生而野蛮的人入侵。这更使我们确信军队的报告属实。遭受侵略的国家叫做苏瑞尔，是帝国众多的属国之一，位于“大阴影”陆地之北，地域辽阔。正是苏瑞尔的国王古克，派人送来了遭受入侵的消息，他已经惊慌失措了。消息中还提到，是十几个猎人首先发现了入侵者。他们大吃一惊，赶紧跑回来报告古克。但在逃跑的途中，大多数人不



是被俘虏就是被杀死了。听完幸存者的报告后，古克立刻派出军队应战，可惜寡不敌众，被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无计可施的古克只好派出使者来向皇帝求救。

第一个使者的话音未落，第二个使者又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带来了更可怕的消息：大批的战士被俘，苏瑞尔几个最繁华富庶的城镇被洗劫一空。正在我们面面相觑之时，第三个使者又来了。他与众不同的装束告诉我们他不是来自苏瑞尔，果然，他是敌方首领派来的。敌方提出了蛮横的要求：如果戴维不向他们进贡大笔的金银财宝，他们就要先杀掉所有被俘的人质，然后摧毁整个帝国。

戴维派遣撒瑞国王盖克的儿子泰拉去答复敌人，要求立即释放所有人质，然后自动离境。同时，信使们快马加鞭，赶往附近的属国，请国王们派兵支援。这样，在泰拉到达“大阴影”陆地之前，戴维已调集了十万大军紧随其后。如果敌人拒绝执行戴维的命令，那么我们的军队就会以暴制暴，用武力将野蛮的敌人赶出帕路西德。

当戴维率领军队到达“大阴影”陆地时，只见前方的地平线上浓烟滚滚。不待戴维下令，英勇的战士们已经以全速行进——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侵略者们又在烧杀抢掠美丽的村庄了。很快他们就遇见了逃难的妇女和儿童，她们身后，一小队战士正奋力与敌人搏斗。这些敌人都蓄着大胡子，手持一种类似古代火绳枪的武器，这种奇怪的武器体积巨大，枪口呈现钟形，显得十分笨拙，可以喷出黑烟、火焰和足以伤人的金属霰弹。苏瑞尔的战士们之所以能以一敌十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完全是有赖于他们手中的新式武器。正是戴维和本人教会了他们制造和使用这么先进的武器。大多数的苏瑞



尔战士都配备了这种武器，才使军队免于溃败，妇孺免于灭顶之灾。

前面的一批难民发现了我们这支强大的援军。一时间，欢呼声直冲云霄。

和距离帝国较远的几个属国一样，古克国王和他的臣民们一直在是否要效忠帝国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但是这一次，联邦帝国的威力和价值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相信从此以后，任何疑虑将不复存在。“大阴影”陆地北边的苏瑞尔王国将是帝国最忠诚的属国！

十万全副武装斗志昂扬的大军一出现在敌人面前，敌人立刻停止了进攻。当大军向前挺进时，他们边退边打，仍是凶焰不减。

戴维从古克那里得知，敌人抓住了泰拉作人质。我们都对敌人的野蛮十分愤怒——“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起码的原则呀！戴维更是焦急万分。他多次尝试，希望能与敌军谈判，用我军俘虏的敌军士兵交换泰拉和其他被俘的苏瑞尔士兵。可惜一直未能成功。

我们的军队不但很快将敌人驱逐出境，而且一直跟踪追击，将敌人赶到距离帝国很遥远的一个海岸边。在那里，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十分艰难地登上了他们自己的船只。残存的敌军急忙起锚开航，向大海逃去。由于这片海域没有帝国的船只，我们束手无策，只好无奈地看着他们驶向大海深处。值得一提的是，敌人的船只像他们的火绳枪一样造型古老。船首船尾都高得令人咋舌。船尾建得层层叠叠，如同一栋好几层高的楼房矗立在甲板上。船身水面以上部分，雕刻着各种各样复杂古怪的花纹。每艘船的船头，都有

